

## 沙漠笔记(组诗)

□布日古德

### 骆驼

不用一双铁鞋  
高原就纳入自己的版图  
也无需过分苛求  
月牙泉  
苕苕草  
救赎你的生命  
每一根毫毛  
被火焰山、库布其的沙、阿拉善的沙  
圆圈成金  
遥远的历史 摘下睫毛  
在一把马头琴里  
倾泻已久的锡林河  
西辽河、额尔古纳河

拉骆驼的小伙  
夕阳下走进墨染的  
深夜。一位  
活生生的雕塑  
头上的白羊肚手巾  
越往西去 越是  
王二妮的走西口

### 骆驼山

骆驼海  
骆驼村  
骆驼滩尔  
优美凄惨的五线谱  
一直是简简单单的

### 马头琴

蒙古族生命的一部分  
信仰全在放包的敬重之上  
哪怕是一片石头  
都用火烤过  
都在马蹄的蹙音里  
一丝丝粗犷悠扬

### 早晨

清晨 琴声和炊烟  
一起出发 抵达  
生命的绿色车站 三等、五等小站  
月台上 月色如洗

### 中午

挂在天空 竞争得激烈  
每一根羽毛、每一声啼叫  
都淌着汗水 都淌着血  
汨汨而来的黄河之水  
为达拉特、包头城  
留下谷子地、青纱帐、葵花林  
琴声入注 大雪封山、大雨封门

### 美丽的夜晚

我与琪琪格  
跪在敖包前  
琴声、呼麦、长调  
再熟悉不过的  
蒙古高原  
再熟悉不过的  
诺恩吉雅、鸿雁、嘎达梅林

### 梦中

我是你的一匹  
小白马  
我把命从草尖上  
摘下 交给  
阿布、额吉  
交给九百九十九年的  
蒙古包、老祖宗

### 奶茶

咸甜口的  
额吉煮沸的  
有干牛粪的  
功劳 其实  
每一捆青草  
都分成两瓣

### 额吉的手里

把草原上的乡愁  
煮得夜色朦胧、沸扬扬  
端起来 我的脚步  
额吉和阿布炖石取火一样  
拾起来 格桑花顶着露水  
经久不衰

### 回乡、离乡

一碗奶茶 就知道  
草原的明天  
就读懂琪琪格的心思

### 回乡、离乡

一碗奶茶 就知道  
沙漠的命运  
就知道谁在树林召  
等我的响沙湾

□九歌

《节气歌》里说的谷雨种大田,指的是中原一带的农事。从中原说,纬度越往北,农作生长期越短,早播,地气不济,粉籽,下种晚了,庄稼贫青。以东北的温度,下种至少要比中原推后七八天。东北形容半吊子不成熟,说差半拉节气。地边的青草芽将冒嘴儿,田里酸浆刚露头儿。年年儿这时候,父亲领着我随社员上地。

清明谷雨,冻死老鼠。天儿还很冷,北方的寒潮尚未褪尽,一忽冷一忽热的,夹衣、棉服、翻毛皮袄,乱穿衣。

两挂大马车拉着木犁点套,牲口曳着脖子往前走,轱辘陷了多半个,大绳都绷直了。到地,搬农具,抄粪箕,往垄沟填粪,卸马,拴犁套。马不大情愿,捎进犁套,老板子大鞭一扬,猛抽缰绳。

“吁、吁”两声,打里儿的马一激灵,精神起来,套绳贴着地刷地一抖,带起一溜尘土,险一险迷了老板子的眼。牲口上垄,较着劲往前走。一犁下去,黑黑的土地开了怀儿,白生生的草根儿,躺在天日晒着,再一犁回来,合成一个浅垄,黑土恰恰搭界。

父亲挎着点篓,抓半把玉米种子,虚捏着,碎步倒,一步一垮,步子踩得着实,种子掩得稳当。三两粒一伙儿的种子,从父亲大粗手里滑进还有点湿凉的地里,脚窝窝里安了家。碾谷子糜子,前面赶套扶耒,将粪肥,后面籽踩格扶拉绳,一字排开,像舞龙,又像出征,赶上天干物燥,尘土生烟,打着旋儿往前跑。

一气活儿下来,社员地头歇了,抽烟儿磕轻受嘴皮。队长怂恿年轻社员:不想听书了?快卷根儿烟,让你六叔抽几口儿,摆一段儿。年轻人围拢来,抬脸儿央告父亲。父亲坐人堆儿中间儿,不架鼓,干板儿播,秦琼落难卖马。一段下来,脖筋又粗又红。

掐着点儿,揣到节骨眼儿,父亲收口摆段儿。队长起身,拍拍打屁股上的土,“呸、呸”,往手心啐两口唾沫,领社员上垄干活。

父亲下气活儿不下垄,身子靠在钢轴车的轱辘上眯觉。父亲睡不实,隔一会儿睁眼看我,怕我冷着,起身走到山坡上,用脚踢起几块露头的朽木疙瘩,怀里抱着到地头儿,笼起一堆疙瘩火,回身从麻袋里掏出一把苞米种,烧苞米花。苞米种从火堆里,砰、砰往外蹦,我绕着火堆转圈儿捡苞米花吃。烧糊的苞米花把我一双小手染得黑黑,小黑手一擦汗,弄了个小花脸儿,黑

人刚刚送达的信号,它们朝着那个既定方向,坚定行走;另一次是一个手举套马杆的人边奔跑边,哦哦地吆喝着驱赶,以致迎面走来的一小群马立刻掉转马头,飞奔起来;再一次是人骑在现代的交通工具——摩托车上驱赶。摩托车左冲右突,快速地将马群一次次聚拢,也许是摩托车马达声音的威力,也许是摩托车速度上的优势,这一次,不安的马群中涌起一阵风,它们奔跑着,嘶鸣着,让我看到了马群的浩荡,看到了力量的喷薄。举起手机拍下它们奔跑画面的同时,我期望听到喀喀的马蹄在大地上叩响的旋律。然而,我期待的蹄声并未抵达我的耳畔,也许因为距离较远,也许因为柔软的青草,海绵一样吸附了大部分声音。是的,在这样浑厚的草原上,一切事物都会隐去它的锐利。如牧人们那真诚朴拙的神情,那善良与纯净的眼神,没有一点锋芒。如同此刻,那没入草地,隐入空气的马蹄声,它们留下的,是温和的风,是绵绵的想象。

大多时候,马与马的依偎,马与人类的和谐相处,让我体验到另一种温情。夕阳渐渐隐入远山,近处的草地上,明媚的光线被阴影驱赶,迅速撤退。一匹匹马的身影,也蒙上了一缕暗色。一匹匹黑色的马匹与它的小马驹,远远地落在其他马的后面,它们相互依偎着慢慢行进,淡定的母亲似乎并不为它们的掉队而着急。偶尔会安静地站一会儿,任由马驹咳嗽,地蹭着它的身体,它的脖颈;还有像一家三口的马匹,马驹站在爸爸妈妈的中间,两匹大马静立两侧,它们抬着头,伸着脖子,脖颈相互缠绕,摩挲,任阳光越来越暗,任牧人骑着摩托车在另一侧驱赶着其他马。那一刻,辽阔的草原上空,每一丝风,每一缕空气,都被浓浓的温情和亲情而浸染。

因为信任,所以接近,因为接近,所以信任。此次草原行,缘于马与人之间

□赵广贤

## 一匹马,装得下整个草原的浩荡

□赵广贤

马,是草原上最神圣的生物,它与草原早已血脉相通,仿佛语言与亲情,它们相互依偎,相互成全。唯有广阔的草原,才能装得下一匹马的自由;一匹马,也能用它的静立或奔驰,无畏或沉思,装得下整个草原的浩荡。

在浑都楞草原,我看见布和巴特家一匹百匹马的马群,自由散落在广阔的草原,它们毛色发亮,身型健美,长长的马鬃帅气而潇洒。迎着晨曦,它们或飞奔远方,或从主人的蒙古包周围开始,啃食托举晶莹露珠的青草,它们快速挽动的唇,一次次与大地亲吻,一次次获得大地最原始、最丰厚的馈赠。

奔跑,是马的生命主题。它们昂起头,抬起四蹄,奔跑的样子,传递的是力量、速度与信念。它们望向远方的眼神,蕴含世间所有的坚定,一直想,马是最相信远方的动物,远方,远方的远方,永远有梦,有自由,有青青的草,清澈的河流。

在浑都楞,我曾放弃上山采蘑菇的时光,迎着快落山的太阳,长久地注视着马群。

马群不似羊群散漫,不似牛群凝固,它时刻蕴含着一种喷薄欲出的力量,像无形的风,时刻准备呼啸。实际上,马群风一般呼啸前进时,只是在受到主人驱赶,并在驱赶范围内时发生。一两个小时之内,我看到有几次不同形式的驱赶,或许只是指明一个牧归的方向。

一次是一个骑在马上,在分散,并不规则的马群外环,远远地侧身驰过,边缘的马匹立刻昂头奔跑起来,披散的马鬃立刻在马颈上飞舞起来,动感十足。当马背上的身影到了另一侧时,这边的马蹄便慢下来,边走边啃食青草,或者,只是将奔跑变成快速的走,一仰一仰的马头,表示它们并没忘记主

## 谷雨

一道儿白一道儿的。父亲低头拿手指点点我的脑门儿,刚开嘴,憨憨地笑了。会说话讲古的父亲,吃香的喝辣的。哪个村请父亲,队长嘴里像含个粪蛋子,不吐痛快话,多少闹着点啥,才肯松口,回回儿不走空。

我家翻盖房子,父亲相中了北屯万木匠的手艺,俩人换工,父亲去北屯说书,万木匠到我家打门窗。一套三间房的窗门户,万木匠足足干满了三月。北屯社员不肯让父亲回来,暗中撺掇万木匠磨工。父亲领着我到北屯说书吃饭,家家好吃喝供着。万木匠到饭点儿紧往北屯赶,到父亲吃饭那家跟着蹭。天天如此,万木匠和我跟在父亲屁股后头吃了一季的香。

我十三那年,生产队解体,入秋分的青苗,单干了。一户一番,支不开套。我家和大哥大姐家犷犷。

清明前,二哥早早把粪送到田里,拴齐犁套。

谷雨临近,二哥急得站不住脚,里外屋走撞,不住嘴儿地念叨:这天咋还不下雨?母亲在外屋门口打食喂猪,回头扫一眼二哥:别着急,再等等,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。嘴上稳着二哥,母亲心里也没谱,手捻吕猪食的葫芦瓢,望天儿,瞅一眼,又瞅一眼。

天应节气转。谷雨至,春雨霖霖。入夜,屋外淅淅沥沥,三家主事的凑进母亲的东屋。大小子,你说说,明天种谁的?母亲问炕头坐着的大哥。大哥闷头不言语。大丫头你说,咋种?炕尾坐着的大姐瞟了一眼母亲:妈你说吧。母亲拢了一绺头顶滑下来的头发,侧脸瞥了瞥北窗根儿站着的二哥,开了口:这样吧,一替一天,明个先给你大哥种,他教书,说不准哪天有事耽搁下,后个给大丫头你种,大后个俺们种。

大姐家红儿马子,口轻有劲,打里。大哥家瞎骡马,力头弱,乱蹦跶,挂外套。我家红骡马,个,套川套。

二牲口一犷,里外套一个劲儿大一个劲儿小,搬上杆子,斜歪,犁不走直线,种子出苗歪歪着腿。

大姐夫当过车老板儿,鞭子甩得咋咋响,嗖嗖往瞎骡马身上撩鞭子。两回地下来,血槽子小蛇似的爬满了瞎骡马的背。收工进家,瞎骡马满身汗印子渗出了白道道儿,四条腿乱颤。大姐扛不住了,凑母亲身边牢骚:妈,你看着他大姑父,对牲口下手恁狠。母亲看一大姐,摇了摇头,故意岔开话题。吃过晚饭,大姐夫盘腿坐我家炕沿儿上,一会说瞎骡马劲小,一会说红骡马不听使唤。母亲拉下脸,用笤帚疙瘩敲打两下炕沿,喊三姐扫

炕榻被。大姐夫下地推门悻悻地走了。越完二遍地,母亲主持三家分了,秋后各拉各地。转年春天,母亲张罗够钱,从后屯老周家买回一匹红骡马。

谷雨又到了。我和二哥二嫂去种地。两匹马撒杆子吃力,犁箭往上跳,铧子不吃土。垄沟浅到夹脚。

七叔家的地和我家地挨着。七叔每次走到我家地头,看着二哥就说:二小子,这地种得哪儿行啊,垄没打起来,庄稼能扎下根儿?二哥说:种不动。别贪活儿,多种几天,糊弄地一时,庄稼糊弄你一年,七叔耐着性子说。二哥听了七叔的话,慢下来。

秋后,深种的玉米双棒儿,甩过了垄,浅垄的棒小,瘪瘪的。

我家人口多,地薄。那几年,凑合闹个年吃年用。大侄儿开四轮车种地。

谷雨开播。四轮车突突在前面走,悬犁型下去,一去三垄,一回六根,快且深,有坐土。

点蒯在车斗里躺着。二哥袖着手杵在车头儿。

刚买回的四轮,到二哥手不听话,方向盘偏了舵,哗啦啦,石头墙撞了花。车头上石头堆,立起来,水箱里的水倒控在二哥前胸上,烫得二哥跳着脚脚抽胸口打咧咧。自此以后,二哥没摸过四轮车。

我回乡下,二哥陪我喝酒,半斤酒下肚,平日不善言语的二哥,呵呵笑着,一遍遍给我讲屯里开四轮闹的笑话。二哥眼神飘忽,指着窗外的四轮冲我说:好是好啊,可就是觉着没种地的意思。低头闷了一口酒,虚指着窗外,二哥说:屯里没人养马使牛了,家家弄这么个铁家伙,突突一冒烟,快是快,喝油也甚哩,比咱俩喝的酒还贵。

二哥五十八岁那年,把地都让给了大侄。二哥十六岁下庄稼地锄田刨垄,未了,得个安生,早早退了休,找补回来了。

王大娘的儿子无后,下地回来一见二哥在小园侍弄秧棵就叹气:二兄弟,我连你一个犄角儿都不如。

大侄用精播机点种,用化肥替了土粪,除草剂锄草,俭工省力,俭省下来的时间,在屯里打零工,肥钱药钱轻巧就凑够了。

锄头在老屋檐下挂着。几件农具家什,倚墙而立,失了用场。上锈的上锈,拔模的拔模,散架的散架,留不住了。

### 戏春图

周文静 摄

### 马与人类的故事

的信任,让我见到了令我最感动的美好画面

散落的蒙古包,散落在散落的蒙古包之间的马儿。它们悠然吃草,与主人亲密,一次次无限接近蒙古包

那匹枣红色,皮毛发亮,四腿修长的马,四蹄和尾巴点缀着黑色,它身型健美,眼神温润。它踏着悠闲的步伐,在蒙古包间一路悠然吃草,不时摇动一下它那漂亮的马尾。

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赏一匹马,令我激动而兴奋,我细细地打量着它,看它用灵活的唇挽动青草的样子,听它啃食青草时牙齿有节奏的磨磨声

它正好接近我们住的蒙古包,我不敢惊扰,既不舍得远离,也不敢再靠近,就这样细细地看,静静地听,用我充满感动的心,经过一匹马的世界。

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从这里经过,他望到枣红马的眼神掠过一丝喜悦。他轻轻地接近马,摸起马的脖子,另一只手温情地抚摸着马儿光亮的皮毛。马儿也停止吃草,仰起脖子,安心享受来自人类的亲密。

这亲密,让我想起《战马》影片中,那匹叫乔伊的战马与它小主人间亲人般,以生命相依托的情感。只是,这匹枣红马比乔伊幸运,它远离炮火纷飞的年代,远离激烈奔腾,跑马站送公文情报的年代,甚至,也远离了田间劳作

我不知道,马匹偶尔沉思时,那温润的大眼睛是否会思念未来。

当然,马不用思考马的未来。它们在辽阔壮美的草原上,消费属于自己的自由。再用一匹马的无畏和勇敢,装下整个草原的浩荡。

## 抱怨就像仰天吐口水

□邱贵平

抱怨是人的天性,谁都会抱怨,适当的抱怨可以释放压力,舒缓心情,正如虚荣是人的天性,谁都会虚荣,适当的虚荣是前进的动力。

但是动不动就抱怨,把人生的种种不如意,都归咎于他人和客观因素,就是逃避,是懦弱的表现。

其实,抱怨除了满足嘴上的一时之快,没有任何作用。抱怨就像仰天吐口水,最终都落到自己脸上。

我有位女亲戚,是个典型的怨妇,祥林嫂般抱怨个不停,路上遇到个熟人,恨不得拦下抱怨一番。抱怨什么呢?抱怨丈夫没本事,抱怨儿子儿媳不孝顺,抱怨孙子太调皮难带死了,抱怨天气不好,月子里落下的腰酸腿疼,骨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
说到月子,女亲戚难免要抱怨婆婆一番,抱怨婆婆太刻薄,月子里对她的态度,就像早年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,导致她吃不好睡不稳,落下一身毛病

我很同情女亲戚,逢年过节买些礼品去探望她,但我实在受不了她的抱怨,久之就不想去了,街上偶遇,也躲着她。

在无休止的抱怨中,女亲戚身体越来越差,家境越来越差,运气越来越差,诸事不顺。

我是个唯物主义者,但是我坚信,一个人越是抱怨,运气就越差,就像爱生气的人容易得病。

不少文友,由于作品迟迟发表不了,或者发表数量太少,写着写着就不写了。他们不从自身找原因,总是抱怨编辑有眼无珠。

稿子总是自己的好,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,老觉得伯乐死光了,说重点这是一种病,说轻点是不自信。古今中外,确



戏春图

周文静 摄

## 米线

□高畅

我最常去的那家米线店要倒闭了。这比我考砸了的一模,还要令人难过。

俗话说得好,民以食为天,这可半点儿不虚。自带路痴属性的我,别的也许说不上,不过说起吃的来倒是头头是道。初中时每每结束了辛苦的一周,便跟老妈出去大饱口福,倒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一碗砂锅面,一锅麻辣烫,便足以大解馋瘾,欣然而返。而每考完期中期末,小伙伴们便相约成群骑车到黄河大桥溜圈,然后回到学校周边聚餐闲谈,最后在欢声笑语中散场。如今高三学业繁忙,倒也没时间总在外解馋,不过每考完试跟老妈的下馆子也成了例行公事。生命需要一种仪式感,而吃,算是对前一段时间工作完成的庆祝和和解,谁说吃不能算是一种仪式呢?

经过我们的观察实践,不远处的米线是大块朵硕的二手场所。新鲜鸡汤,营养均衡;小菜饮料,便宜实惠。有吃火锅的快乐,又省去了等待的时间。米线已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甚至使我在繁重的学业中有了点唾手可得盼头。简单点做着也没什么不好,东坡先生在穷乡僻壤之地还不忘捣鼓点儿什么好吃的,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?

有时米线店里也会遇到一些让我颇有感触的人,也遇到过令人不太愉快的事:一次邻桌坐着一家人候餐,小孩儿吵闹着,怎么还不上菜,父母却置之不理,只低头玩手机。服务员已

多次解释他们点的那款恰费时间,男人脸上却仍是怒火。最终米线端上时却摔门离去,小孩儿落寞的眼神如针般刺痛我心。此后我又遇见了一对母子,母亲端庄文雅,认真地跟儿子聊天,儿子也颇有绅士风度,爽快地掏出五元钱要请妈妈吃饭。这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让我不禁感慨,不同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。突然很感谢我的家庭,我的父母。虽然我家并不是多么的富有,但他们给予了我尊重,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别人,爱自己,爱这个世界。至少他们愿意放下手机陪我聊聊,听听我那幼稚的想法。在此之余,又对那个可怜的小孩儿有些许同情,或许多年之后,他将会是他暴躁父亲的另一翻版吧。

米线店里的服务员已很面熟,那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,厚嘴唇,说话缓缓,操着不知何处口音,看起来有些沉闷。有次假日,看着她躬着背,费劲而娴熟地一遍遍擦着桌子,嘴中喃喃,累死了,累死了,心中颇生同情,却不知道同情是何处而来,又是否该来。人生在世都不容易,那些看上去体面的工作又是否真的体面,有多少光彩背后的辛酸是世人看不见的,谁又会因此而同情?而我圣人般的同情对于她又有何意义?可我依旧自顾自地望着她的背影同情着她,尽管我们从今后再无从交集,米线店要倒闭了,她该何去何从?

米线店要倒闭了?我又该何去何从?

有时米线店里也会遇到一些让我颇有感触的人,也遇到过令人不太愉快的事:一次邻桌坐着一家人候餐,小孩儿吵闹着,怎么还不上菜,父母却置之不理,只低头玩手机。服务员已

### 马与人类的故事

的信任,让我见到了令我最感动的美好画面